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紅樓夢
第一一九回 中鄉魁寶玉卻塵緣 沐皇恩賈家延世澤

話說鶯兒見寶玉說話，摸不著頭腦，正自要走，只聽寶玉又說道：「傻丫頭，我告訴你罷！你姑娘既是有造化的，你跟著他，自然也是有造化的了。你襲人姐姐是靠不住的，只要往後你盡心伏侍他就是了。日後或有好處，也不枉你跟著他熬了一場！」鶯兒聽著前頭像話，後頭說的又有些不像了，便道：「我知道了，姑娘還等我呢。二爺要吃果子時，打發小丫頭叫我就是了。」寶玉點頭，鶯兒纔去了。一時，寶釵、襲人回來，各自房中去了。不提。且說過了幾天，便是場期。別人只知盼望他爺兒兩個作了好文章，便可以高中的了，只有寶釵見寶玉的功課雖好，只是那有意無意之間，卻別有一種冷靜的光景。知他要進場了，頭一件，叔叔兩個都是初次赴考，恐人馬擁擠，有什麼失閃；第二件，寶玉自和尚去後，總不出門，雖然見他用功喜歡，只是改的太速太好了，反倒有些信不及，只怕又有什麼變故。所以進場的頭一天，一面派了襲人帶了小丫頭們同著素雲等，給他爺兒兩個收拾妥當，自己又都過了目，好好的攔起，預備著；一面過來同李紈回了王夫人，揀家裡老成的管事的多派了幾個，只說怕人馬擁擠碰了。

次日，寶玉、賈蘭換了半新不舊的衣服，欣然過來見了王夫人。王夫人囑咐道：「你們爺兒兩個都是初次下場，但是你們活了這麼大，並不曾離開我一天。就是不在我眼前，也是丫頭媳婦們圍著，何曾自己孤身睡過一夜？今日各自進去，孤孤悽悽，舉目無親，須要自己保重！早些作完了文章出來，找著家人，早些回來，也叫你母親媳婦們放心。」王夫人說著，不免傷起心來。賈蘭聽一句答應一句。只見寶玉一聲不哼，待王夫人說完了，走過來給王夫人跪下，滿眼流淚，磕了三個頭，說道：「母親生我一世，我也無可答報。只有這一入場，用心作了文章，好好的中個舉人出來，那時太太喜歡喜歡，便是兒子一輩子的事也完了。一輩子的不好，也都遮過去了。」

王夫人聽了，更覺傷心，便道：「你有這個心，自然是好的，可惜你老太太不能見你的面了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哭著拉他。那寶玉只管跪著，不肯起來，便說道：「老太太見與不見，總是知道的，喜歡的。既能知道了，喜歡了，便是不見也和見了的一樣。只不過隔了形質，並非隔了神氣啊。」

李紈見王夫人和他如此，一則怕勾起寶玉的病來，二則也覺得光景不大吉祥，連忙過來說道：「太太，這是大喜的事，為什麼這樣傷心？況且寶兄弟近來很知好歹，很孝順，又肯用功。只要帶了姪兒進去，好好的作文章，早早的回來，寫出來請僑們的世交老先生們看了，等著爺兒兩個都報了喜就完了。」一面叫人攙起寶玉來。

寶玉卻轉過身來給李紈作了個揖，說：「嫂子放心！我們爺兒兩個都是必中的。日後蘭哥還有大出息，大嫂子還要帶鳳冠穿霞帔呢。」李紈笑道：「但願應了叔叔的話，也不枉——」說到這裡，恐怕又惹起王夫人的傷心來，連忙咽住了。寶玉笑道：「只要有了一個好兒子，能夠接緒祖基，就是大哥哥不能見，也算他的後事完了。」李紈見天氣不早了，也不肯儘著和他說話，只好點點頭兒。

此時寶釵聽得，早已呆了。這些話，不但寶玉說的不好，便是王夫人、李紈所說，句句都是不祥之兆，卻又不敢認真，只得忍淚無言。那寶玉走到跟前，深深的作了一個揖。眾人見他行事古怪，也摸不著是怎麼樣，又不敢笑他。只見寶釵的眼淚直流下來，眾人更是納罕。又聽寶玉說道：「姐姐！我要走了。你好生跟著太太，聽我的喜信兒罷！」寶釵道：「是時候了，你不必說這些嘮叨話了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倒催的我緊，我自己也知道該走了！」回頭見眾人都在這裡，只沒惜春、紫鵑，便說道：「四妹妹和紫鵑姐姐跟前，替我說罷。他們兩個橫豎是再見的。」

眾人見他的話又像有理，又像瘋話。大家只說他從來沒出過門，都是太太的一套話招出來的，不如早早催他去了就完了事了，便說道：「外面有人等你呢，你再鬧就誤了時辰了。」寶玉仰面大笑道：「走了，走了！不用胡鬧了！完了事了！」眾人都笑道：「快走罷！」獨有王夫人和寶釵娘兒兩個倒像生離死別的一般，那眼淚也不知從那裡來的，直流下來，幾乎失聲哭出。但見寶玉嘻天哈地，大有瘋傻之狀，遂從此出門而去。正是：「走來名利無雙地，打出樊籠第一關。」

不言寶玉、賈蘭出門赴考。且說賈環見他們考去，自己又氣又恨，便自大為王，說：「我可要給母親報仇了！家裡一個男人沒有，上頭太太太依了我，還怕誰！」想定了主意，跑到邢夫人那邊請了安，說了些奉承的話。那邢夫人自然喜歡，便說道：「你這纔是明理的孩子呢！像那巧姐兒的事，原該我作主的，你連二哥哥糊塗，放著親奶奶，倒託別人去！」賈環道：「人家那頭兒也說了：只認得這一門子，現在定了，還要備一分大禮來送太太呢。如今太太有了這樣的藩王孫女女婿，還怕大老爺沒大官做麼？不是我說自己的太太：他們有了元妃姐姐，便欺壓的人難受！將來巧姐別也是這樣沒良心，等我去問問他。」邢夫人道：「你也該告訴他，他纔知道你的好處。只怕他父親在家也找不出這麼門子好親事來！但只平兒那個糊塗東西，他倒說這件事不好，說是你太太也不願意：想來恐怕我們得了意。若遲了，你二哥回來，又聽人家的話，就辦不成了。」賈環道：「那邊都定了，只等太太出了八字。王府的規矩，三天就要來娶的。但是一件，只怕太太不願意，那邊說是不該娶犯官的孫女，只好悄悄的抬了去；等大老爺免了罪，做了官，再大家熱鬧起來。」邢夫人道：「這有什麼不願意？也是禮上應該的。」賈環道：「既這麼著，這帖子太太出了就是了。」邢夫人道：「這孩子又糊塗了！裡頭都是女人，你叫蓄哥兒寫了一個就是了。」賈環聽說，喜歡的了不得，連忙答應了出來，趕著和賈芸說了，邀著王仁到那外藩公館立文書，兌銀子去了。

那知剛纔所說的話早被跟邢夫人的丫頭聽見。那丫頭是求了平兒纔挑上的，便抽空兒趕到平兒那裡，一五一□的都告訴了。平兒早知此事不好，已和巧姐細細的說明。巧姐哭了一夜，必要等他父親回來作主，大太太的話不能遵；今兒又聽見這話，便大哭起來，要和太太講去。平兒急忙攔住道：「姑娘且慢著！大太太是你的親祖母。他說二爺不在家，大太太做得主的，況且還有舅舅做保山。他們都是一氣，姑娘一個人，那裡說得過呢？我到底是下人，說不上話去。如今只可想法兒，斷不可冒失的！」

邢夫人那邊的丫頭道：「你們快快的想主意，不然，可就要抬走了！」說著，各自去了。平兒回過頭來，見巧姐哭成一團，連忙扶著道：「姑娘，哭是不中用的！如今是二爺不著。聽見他們的話頭——」這句話還沒說完，只見邢夫人那邊打發人來告訴：「姑娘大喜的事來了！叫平兒將姑娘所有應用的東西料理出來。若是陪送呢，原說明了，等二爺回來再辦。」平兒只得答應了回來。又見王夫人過來。巧姐兒一把抱住，哭得倒在懷裡。王夫人也哭道：「妞兒不用著急！我為你吃了大太太好些話，看來是扭不過來的。我們只好應著緩下去，即刻差個家人趕到你父親那裡去告訴。」平兒道：「太太還不知道麼？早起三爺在大太太跟前說了：什麼外藩規矩，三日就要過去的。如今大太太已叫芸哥兒寫了名字年庚去了，還等待二爺麼？」

王夫人聽說是三爺，便氣得話也說不出來，呆了半天，一疊聲叫找賈環。找了半天，人回：「今早同蓄哥兒王舅爺出去了。」王夫人問：「芸哥呢？」眾人回說：「不知道。」

巧姐屋內人人瞪眼，都無方法。王夫人也難和邢夫人爭論，只有大家抱頭大哭。正鬧著，一個婆子進來回說：「後門上的人說，那個劉老老又來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僑們家遭了這樣事，那有工夫接待人，不拘怎麼回了他去罷。」平兒道：「太太該叫他進來，他是姐兒的乾媽，也得告訴告訴他。」王夫人不言語。那婆子便帶了劉老老進來。各人見了問好。劉老老見眾人的眼圈兒通紅，也摸不著頭腦，遲了一會子，問道：「怎麼了？太太姑娘們必是想二姑奶奶了。」

巧姐兒聽見提起他母親，越發大哭起來。平兒道：「老老別說閒話。你既是姑娘的乾媽，也該知道的。」便一五一□的告訴了。把個劉老老也嚇怔了，等了半天，忽然笑道：「你這樣一個伶俐姑娘，沒聽見過『鼓兒詞』麼？這上頭的法兒多著呢，這有什麼難的？」平兒趕忙問道：「老老！你有什麼法兒？快說罷！」劉老老道：「這有什麼難的呢？一個人也不叫他們知道，扔崩一走就完了事了。」平兒道：「這可是混說了！我們這樣人家的人，走到那裡去？」劉老老道：「只怕你們不走，你們要走，就到我屯

裡去。我就把姑娘藏起來，即刻叫我女婿弄了人，叫姑娘親筆寫個字兒，趕到姑老爺那裡，少不得他就來了：可不好麼？」平兒道：「太太知道呢？」劉老老道：「我來，他們知道麼？」平兒道：「太太住在前頭，他待人刻薄，有什麼信，沒人送給他的。你若前門走來，就知道了；如今是後門來的，不妨事。」劉老老道：「僞們說定了幾時，我叫女婿打了車來接了去。」平兒道：「這還等幾時嗎？你坐著罷。」急忙進去，將劉老老的話，避了旁人告訴了。

王夫人想了半天不妥當。平兒道：「只好這樣！為的是太太，纔敢說明。太太就裝不知道，回來倒問太太。我們那裡就有人去，想二爺回來也快。」王夫人不言語，歎了一口氣。巧姐兒聽見，便和王夫人道：「求太太救我！橫豎父親回來只有感激的！」平兒道：「不用說了，太太回去罷。只要太太派人看屋子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掩密些！你們兩個人的衣服鋪蓋是要的啊。」平兒道：「要快走纔中用呢！若是他們定了回來，就有饑荒了！」一句話提醒了王夫人，便道：「是了，你們快辦去罷！有我呢！」

於是王夫人回去，倒過去找邢夫人說閒話兒，把邢夫人先絆住了。平兒這裡便遣人料理去了，囑咐道：「倒別避人。有人進來看見，就說是太太吩咐的，要一輛車子送劉老老去。」這裡又買囑了看後門的人僱了車來。平兒便將巧姐裝做青兒模樣，急急的去了。後來平兒只當送人，眼錯不見，也跨上車去了。

原來近日賈府後門雖開，只有一兩個人看著，餘外雖有幾個家下人，因房大人少，空落落的，誰能照應？且邢夫人又是個不憐下人的。家人明知此事不好，又都感念平兒的好處，所以通同一氣，放走了巧姐。

邢夫人還自和王夫人說話，那裡理會？只有王夫人甚不放心，說了一回話，悄悄的走到寶釵那裡坐下，心裡還是惦記著。寶釵見王夫人神色恍惚，便問：「太太的心裡有什麼事？」王夫人將這事背地裡和寶釵說了。寶釵道：「險得很！如今得快快兒的叫芸哥兒止住那裡纔妥當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找不著環兒呢！」寶釵道：「太太總要裝作不知，等我想個人去叫太太知道纔好。」王夫人點頭，一任寶釵想人。暫且不言。

且說外藩原是要買幾個使喚的女人，據媒人一面之辭，所以派人相看。相看的人回去，稟明了藩王。藩王問起人家，眾人不敢隱瞞，只得實說。那外藩聽了，知是世代勳戚，便說：「了不得！這是有干例禁的，幾乎誤了大事！況我朝觀已過，便要擇日起程。倘有人來再說，快快打發出去！」

這日恰好賈芸、王仁等遞送年庚，只見府門裡頭的人便說：「奉王爺的命說，敢拿賈府的人來冒充民女者，要拿住究治的！如今太平時候，誰敢這樣大膽？」這一嚷，唬得王仁等抱頭鼠竄的出來，埋怨那說事的人，大家掃興而散。

賈環在家候信，又聞王夫人傳喚，急得煩躁起來，見賈芸一人回來，趕著問道：「定了麼？」賈芸慌忙跺足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不知誰露了風了！」還把吃虧的話說了一遍。賈環氣得發怔，說：「我早起在大太太跟前說的這樣好，如今怎麼樣處呢？這都是你們眾人坑了我了！」

正沒主意，聽見裡頭亂嚷，叫著賈環等的名字，說：「太太太太太太叫呢！」兩個人只得蹭進去。只見王夫人怒容滿面，說：「你們幹的好事！如今逼死了巧姐和平兒了。快快的給我找還尸首來完事！」兩個人跪下。賈環不敢言語。賈芸低頭說道：「孫子不敢幹什麼。為的是邢舅太爺和王舅爺說給巧妹妹作媒，我們纔回太太們的。太太太願意，纔叫孫子寫帖兒去的。人家還不要呢，怎麼我們逼死了妹妹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環兒在大太太那裡說的，三日內便要抬了走。說親作媒，有這樣的麼？我也不問，你們快把巧姐兒還了我們，等老爺回來再說！」邢夫人如今也是一句話兒說不出了，只有落淚。王夫人便罵賈環說：「趙姨娘這樣混賬東西，留的種子也是這混賬的！」說著，叫丫頭扶了，回到自己房中。

那賈環、賈芸、邢夫人，三個人互相埋怨，說道：「如今且不用埋怨。想來死是不死的，必是平兒帶了他到那什麼親戚家躲著去了。」邢夫人叫了前後的門上人來罵著，問：「巧姐兒和平兒，知道那裡去了？」豈知下人一口同音，說是：「太太太不必問我們，問當家的爺們就知道了。請太太太也不用鬧，等我們太太問起來，我們有話說。要打大家打，要罰大家都罰。自從璉二爺出了門，外頭鬧的還得了！我們的月錢米是不給了！賭錢喝酒，鬧小旦，還接了外頭的媳婦兒到宅裡來，這不是爺嗎？」說得賈芸等頓口無言。王夫人那邊又打發人來催說：「叫爺們快找來！」

那賈環等急得恨無地縫可鑽，又不敢盤問巧姐那邊的人。明知眾人深恨，是必藏起來了，但是這句話怎敢在王夫人面前說？只得各處親戚家打聽，毫無蹤跡。裡頭一個邢夫人，外頭環兒等，這幾天鬧的晝夜不寧。

看看到了出場日期，王夫人只盼著寶玉、賈蘭回來。等到晌午，不見回來，王夫人、李紈、寶釵著忙，打發人去到下處打聽。去了一起，又無消息，連去的人也不來了。回來又打發一起人去，又不見回來。三個人心裡如熱油熬煎。等到傍晚，有人進來，見是賈蘭。眾人喜歡，問道：「寶二叔呢？」賈蘭也不及請安，便哭道：「二叔丟了！」

王夫人聽了這話，便怔了半天，也不言語，便直挺挺的躺倒床上，虧得彩雲等在後扶著，下死的叫醒轉來，哭著。見寶釵也是白瞪兩眼，襲人等已哭得淚人一般，只有哭著罵賈蘭道：「糊塗東西！你同二叔在一處，怎麼他就丟了？」賈蘭道：「我和二叔在下處是一處吃，一處睡，進了場，相離也不遠，刻刻在一處的。今兒一早，二叔的卷子早完了，還等我呢。我們兩個人一起去交了卷子，一同出來，在龍門口一擠，回頭就不見了。我們家接場的人都問我。李貴還說：『看見的，相離不過數步，怎麼一擠就不見了？』現叫李貴等分頭的找去。我也帶了人，各處號裡都找遍了，沒有，我所以這時候纔回來。」王夫人是哭的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；寶釵心裡已知八九；襲人痛哭不已；賈薈等不等吩咐，也是分頭而去。可憐榮府的人，個個死多活少，空備了接場的酒飯。

賈蘭也都忘了辛苦，還要自己找去。倒是王夫人攔住道：「我的兒！你叔叔丟了，還禁得再丟了你麼？好孩子，你歇歇去罷！」賈蘭那裡肯聽？尤氏等苦勸不止。眾人中只有惜春心裡卻明白了，只不好說出來，便問寶釵道：「二哥哥帶了玉去了沒有？」寶釵道：「這是隨身東西，怎麼不帶？」惜春聽了，便不言語。

襲人想起那日搶玉的事來，也是料著那和尚作怪，柔腸幾斷，珠淚交流，嗚嗚咽咽，哭個不住。追想當年寶玉相待的情分：「有時慳他，他便惱了，也有一種令人回心的好處，那溫存體貼，是不用說了；若慳急了，他便賭誓說做和尚。誰知今日卻應了這句話了！」

不言襲人苦想，卻說那天已是四更，並沒個信兒。李紈怕王夫人苦壞了，極力勸著回房。眾人都跟著伺候，只有邢夫人回去。賈環躲著不敢出來。王夫人叫賈蘭去了，一夜無眠。次日天明，雖有家人回來，都說：「沒有一處不尋到，實在沒有影兒。」於是薛姨媽、薛蝌、史湘雲、寶琴、李嬌娘等接二連三的過來請安問信。

如此一連數日，王夫人哭得飲食不進，命在垂危。忽有家人回道：「海疆來了一人，口稱統制大人那裡來的，說：我們家的三姑奶奶，明日到京了。」王夫人聽說探春回京，雖不能解寶玉之愁，那個心略放了些。到了明日，果然探春回來。眾人遠遠接著，見探春出挑得比先前更好了，服采鮮明。看見王夫人形容枯槁，眾人眼腫腮紅，便也大哭起來，哭了一會，然後行禮。看見惜春道姑打扮，心裡很不舒服。又聽見寶玉心迷走失，家中多少不順的事，大家又哭起來。還虧得探春能言，見解亦高，把話來慢慢兒的勸解了好些時，王夫人等略覺好些。至次日，三姑爺也來了，知有這樣事，留探春住下勸解。跟探春的丫頭老婆也與眾姐妹們相聚，各訴別後情事。從此，上上下下的人，竟是無晝無夜，專等寶玉的信。

那一夜五更多天，外頭幾個家人進來，到二門口報喜。幾個小丫頭亂跑進來，也不及告訴大丫頭了，進了屋子，便說：「太太奶奶們大喜！」王夫人打量寶玉找著了，便喜歡的站起身來說：「在那裡找著的？快叫他進來！」那人道：「中了第七名舉人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寶玉呢？」家人不言語。王夫人仍舊坐下。探春便問：「第七名中的是誰？」家人回說：「是寶二爺。」

正說著，外頭又嚷：「蘭哥兒中了！」那家人趕忙出去，接了報單回稟，見賈蘭中了一百三〇名。李紈心下自然喜歡，但因不見了寶玉，不敢喜形於色。王夫人見賈蘭中了，心下也是喜歡，只想：「若是寶玉一回來，僞們這些人，不知怎樣樂呢！」獨有寶釵心下悲苦，又不好掉淚。眾人道喜，說是：「寶玉既有中的命，自然再不會丟的，不過再過兩天，必然找著的。」

王夫人等想來不錯，略有笑容，眾人便趁勢勸王夫人等多進了些飲食。只見三門外頭焙茗亂嚷說：「我們二爺中了舉人，是丟不了的了！」眾人問道：「怎麼見得？」焙茗道：「『一舉成名天下聞』，如今二爺走到那裡，那裡就知的，誰敢不送來！」裡頭的眾人都說：「這小子雖是沒規矩，這句話是不錯的。」惜春道：「這樣大人了，那裡有走失的？只怕他勘破世情，入了空門，這就難找著他了！」

這句話又招的王夫人等都大哭起來。李紈道：「古來成佛作祖成神仙的，果然把爵位富貴都拋了，也多得很。」王夫人哭道：「他若拋了父母，這就是不孝，怎能成佛作祖？」探春道：「大凡一個人，不可有奇處。二哥哥生來帶塊玉來，都道是好事；這麼說起來，都是有了這塊玉的不好。若是再有幾天不見，我不是叫太太生氣，就有些原故了。只好譬如沒有生這位哥哥罷了。果然有來頭成了正果，也是太太幾輩子的修積。」寶釵聽了不言語。襲人那裡忍得住？心裡一疼，頭上一暈，便栽倒了。王夫人看著可憐，命人扶他回去。

賈環見哥哥姪兒中了，又為巧姐的事，大不好意思，只抱怨芸、薈兩個。知道探春回來，此事不肯干休，又不敢躲開，這幾天竟是如在荊棘之中。

次日，賈蘭只得先去謝恩，知道甄寶玉也中了，大家序了同年。提起賈寶玉心迷走失，甄寶玉歎息勸慰。知貢舉的將考中的卷子奏聞，皇上一一的披閱，看取中的文章，俱是平正通達的。見第七名賈寶玉是金陵籍貫，第一百三〇名又是金陵賈蘭，皇上傳旨詢問：「兩個姓賈的是金陵人氏，是否賈妃一族？」大臣領命出來，傳賈寶玉、賈蘭問話。賈蘭將寶玉場後迷失的話，並將三代陳明，大臣代為轉奏。皇上最是聖明仁德，想起賈氏功勳，命大臣查覆。大臣便細細的奏明。皇上甚是憫恤，命有司將賈赦犯罪情由，查案呈奏。皇上又看到「海靖靖寇班師善後事宜」一本，奏的是「海宴河清，萬民樂業」的事。皇上聖心大悅，命九卿敘功議賞，並大赦天下。賈蘭等朝臣散後，拜了座師，並聽見朝內有大赦的信，便回了王夫人等。合家略有喜色，只盼寶玉回來。薛姨媽更加喜歡，便要打算贖罪。

一日，人報甄老爺同三姑爺來道喜，王夫人便命賈蘭出去接待。不多一時，賈蘭進來，笑嘻嘻的回王夫人道：「太太們大喜了。甄老爺在朝內聽見有旨意，說是大爺爺的罪名免了；珍大爺不但免了罪，仍襲了寧國三等世職。榮國世職，仍是爺爺襲了，俟丁憂服滿，仍陞工部郎中。所抄家產，全行賞還。二叔的文章，皇上看了甚喜。問知元妃兄弟，北靜王還奏說人品亦好，皇上傳旨召見。眾大臣奏稱：『據伊姪賈蘭回稱出場時迷失，現在各處尋訪。』皇上降旨，著五營各衙門用心尋訪。這旨意一下，請太太們放心，皇上這樣聖恩，再沒有找不著的！」王夫人等這纔大家稱賀，喜歡起來。只有賈環等心下著急，四處找尋巧姐。

那知巧姐隨了劉老老，帶著平兒出了城，到了莊上，劉老老也不敢輕褻巧姐，便打掃上房，讓給巧姐、平兒住下。每日供給，雖是鄉村風味，倒也潔淨；又有青兒陪著，暫且寬心。那莊上也有幾家富戶，知道劉老老家來了賈府姑娘，誰不來瞧？都道是天上神仙，也有送菜果的，也有送野味的，倒也熱鬧。內中有個極富的人家姓周，家財巨萬，良田千頃。只有一子，生得文雅清秀，年紀四歲。他父母延師讀書，新近科試中了秀才。那日他母親看見巧姐，心裡羨慕，自想：「我是莊家人家，那裡配得起這樣世家小姐？……」只顧呆想。劉老老早看出他的心事來，便說：「你的心事我知道了，我給你們做個媒罷。」周媽媽笑道：「你別哄我。他們什麼人家，肯給我們莊家人？」劉老老道：「說著瞧罷。」於是兩人各自走開。

劉老老惦记著賈府，叫板兒進城打聽。那日恰好到寧榮街，只見有好些車轎在那裡，板兒便在鄰近打聽。說是：「寧榮兩府復了官，賞還抄的家產，如今府裡又要起來了。只是他們的寶玉中了舉，不知走到那裡去了。」板兒心裡喜歡，便要回去。又見好幾匹馬到來，在門前下馬，只見門上打千兒請安，說：「二爺回來了！大喜！大老爺身上安了麼？」那位爺笑著道：「好了！又遇恩旨，就要回來了。」還問：「那些人做什麼的？」門上回說：「是皇上派官在這裡下旨意，叫人領家產。那位爺便喜喜歡歡的進去。板兒料是賈璉，也不再打聽，趕忙回去告訴他外祖母。

劉老老聽說，喜的眉開眼笑，去給巧姐兒道喜，將板兒的話說了一遍。平兒笑說道：「可是虧了老老這樣一辦！不然，姑娘也摸不著這好時候兒了。」巧姐更自喜歡。正說著，那送賈璉信的人也回來了，說是：「姑老爺感激得很，叫我一到家，快把姑娘送回去。又賞了我好幾兩銀子。」劉老老聽了得意，便叫人趕了兩輛車，請巧姐、平兒上車。巧姐等在劉老老家住熟了，反是依依不捨。更有青兒哭著，恨不能留下。劉老老見他不忍相別，便叫青兒跟了進城，一徑直奔榮府而來。

且說賈璉先前知道賈赦病重，趕到配所，父子相見，痛哭了一場，漸漸的好起來。賈璉接著家書，知道家中的事，稟明賈赦回來，走到中途，聽得大赦，又趕了兩天。今日到家，恰遇頒賞恩旨。裡面邢夫人等正愁無人接旨，一一雖有賈蘭，終是年輕。人報璉二爺回來，大家相見，悲喜交集。此時也不及敘話，即到前廳，叩見了欽命大人。問了他父親好，說：「明日到內府領賞。寧國府第，發交居住。」眾人起身辭別。

賈璉送出門去，見有幾輛屯車，家人們不許停歇，正在吵鬧。賈璉早知道是巧姐來的車，便罵家人道：「你們這一起糊塗忘八崽子！我不在家，就欺心害主，將姐兒都逼走了，如今人家送來，還要攔阻！必是你們和我有什麼仇麼？」眾家人原怕賈璉回來不依，想來少時纔破，豈知賈璉說得更明，心下不懂，只得站著回道：「二爺出門，奴才們有病的，有告假的，都是三爺、薈大爺、芸二爺作主，不與奴才們相干。」賈璉道：「什麼混賬東西！我完了事，再和你們說。快把車趕進來！」

賈璉進去，見邢夫人也不言語，轉身到了王夫人那裡，跪下磕了個頭，回道：「姐兒回來了，全虧太太周全！環兄弟也不用說他了。只是芸兒這東西，他上回看家，就鬧亂兒；如今我去了幾個月，便鬧到這樣。回太太的話：這種人，攆了他，不往來也使得的！」王夫人道：「王仁這下流種子為什麼也是這樣壞！」賈璉道：「太太不用說了，我自有道理。」

正說著，彩雲等回道：「姐兒進來了。」於是巧姐兒見了王夫人，雖然別不多時，想起那樣逃難的景況，不免落下淚來。巧姐兒也便大哭。賈璉忙過來道謝了劉老老。王夫人便拉他坐下，說起那日的話來。賈璉見了平兒，外面不好說別的，心裡十分感激，眼中不覺流淚。自此，益發敬重平兒，打算等賈赦回來，要扶平兒為正。此是後話，暫且不提。

只說邢夫人正恐賈璉不見了巧姐，必有一番的周折；又聽見賈璉在王夫人那裡，心下更是著急，便叫丫頭去打聽。回來說是巧姐兒同著劉老老在那裡說話兒呢，邢夫人纔如夢初覺，知是他們弄鬼，還抱怨王夫人：「調唆的我母子不和！到底不知是那個送信給平兒的？」正問著，只見巧姐同著劉老老，帶了平兒，王夫人在後頭跟著進來，先把頭裡的話都說在賈芸、王仁身上，說：「大太太原是聽見人說，為的是好事。那裡知道外頭的鬼？」邢夫人聽了，自覺羞慚，想起王夫人主意不差，心裡也服。於是邢、王二夫人，彼此倒心下相安了。

平兒回了王夫人，帶了巧姐到寶釵那裡來請安，各自提各自的苦處。又說到：「皇上隆恩，俺們家該興旺起來了。想來寶二爺必回來的。」正說到這句話，只見秋紋慌慌張張的跑來說道：「襲人不好了！」

不知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